



童自榮細數配音情

2013年初，記者在青島萬達艾美酒店見到了配音演員童自榮先生。說起童老先生，或許年輕人都不知道他，但這個名字卻幾乎引領了父輩那一代人對於一個年代的記憶。因為，那是王子的聲音。

童自榮是中國當代著名配音表演藝術家，1973年開始在上海電影譯製廠從事影視配音工作，以其獨特、華麗的聲音為廣大影迷所熟知，2004年退休。在其從業近四十年中，他先後為《佐羅》、《黑鬱金香》、《少林寺》等近千部影視作品的男主角或男配角配音。

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早上如約來到了採訪地點，他很隨和，看到記者在吧台點茶，一把拉住記者說：「喝水就好。」於是，剛剛低調慶祝完自己69周歲生日的童自榮老師如約坐在了記者面前。

誤打誤撞入藝途

「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就忘了我們為甚麼出發。」這是大家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或許很多人奇怪，是甚麼把童自榮引領到配音的道路上，童老師想了一會，說：「是一份癡迷，在看了許多個外國的名著、大量的外國電影，聽了配音老前輩特別有魅力的配音藝術與薰陶的情況下，我就做一個夢，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是這一生就做這樣一份工作。」

看來，正如童老師自己所言，正是這份堅守，他好不容易夢想成真。

衣帶漸寬終不悔

但夢想之路並不容易走，很難想像一位躊躇滿志，「在上海戲劇學院經過了五年的表演學習，目的純粹是為了將來配音會派上用處，完了在單位裡面，為了適應錄音棚的生活，經過長達5年的跑龍套磨練」的年輕人的堅持。「那是連續的夢的錯覺。因為那種很荒唐的、不被重用的情況又出現了，很無奈，但是我依然沒有動搖。」童老師在講述文革遭迫害時，出奇淡定，彷彿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他只把自己看作一個「兌現了我的夢，能夠從事自己最喜歡的事情」的有為青年。

「決心一說起來也簡單，這個決心不會因為一時實現不了而動搖，也沒因為文革的動盪而退卻。可見我這個夢做得堅定不移。」

如今難尋領路人

陳敘一先生是上海電影譯製廠的創立者和中國電影譯製事業的開拓者，時任上譯廠廠長，而他對於童自榮這些後輩影響甚深。

「我從老廠長的女兒那兒聽到這麼一個故事：有一次，老廠長反覆推敲翻譯的版本，泡腳時都忘了把襪子脫掉。後來幾年，老廠長聲帶出了問題，切除聲帶之後發聲都困難，但要是身體允許，還是會到廠裡來，他的意見都會寫下來傳達給我們。在廠長彌留之際，他好像還在數口形。他真是影響著我們，只是那種狂熱的年代也已經



童自榮直至今，依然熱愛配音這份帶給大家歡樂的工作。



一去不復返了。」

在陳敘一先生領導下，出現了一個黃金年代。邱岳峰、畢克、尚華、于鼎、楊成純、胡慶漢組成的團隊，讓上譯廠從一個譯製廠變成一個品牌。

直到現在，童自榮還是以老廠長榜樣，嚴格要求自己「下功夫」去配每一部片子。

真功夫薄名利

碩果纍纍的背後一定有鮮為人知的艱辛，「市場經濟的衝擊讓譯製時間愈來愈短少，從劇本到表演再不會那麼推諉，」觀眾也看得出製作愈來愈隨便。

「老廠長在你跑龍套的時候觀察你，他說『火候』很重要。那時龍套也要用功地跑，一兩句台詞也要說得好，還希望前輩演員的點評，甚至誇讚。到了後來，我沒想到會配上主要角色，包括《佐羅》，我認真配完了就配完了，沒想到這片子會那麼轟動，一直到現在人們還牽掛着『佐羅』，這都是無心插柳的事情。」

說起《佐羅》，正如文章開頭所說，那是一個時代的記憶；而佐羅本人，則是我們最初的也是永遠的英雄。

未盡孝無語凝噎

「從業務上來說，主要角色有300部左右，我覺得我的代表作、被觀眾所熟知的就十幾部。」時間都花在配音工作上，難免會犧牲家庭生活。

「我們在工作時，我老婆要承擔所有的事情，她也要上班啊、買菜啊、輔導孩子甚麼的。與母親相處的時間也被犧牲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考

敬她。我父親跟我一樣都是兢兢業業工作的人，他生了病也不讓我請假，我母親在我父親去世後一個人，我都不知道她一天一天怎麼過來的。上海的金茂大廈落成後，我母親那天跟我說『我那天換了幾路車，終於去看金茂大廈了』，她當時住在郊區，興致勃勃地等我回到家跟我說這些。」說到這裡，童老師的眼淚一直在眼眶裡打轉。「我沒有閒時間，在那個年代，大家都是這樣，沒甚麼值得標榜的。」

「我現在最大的愛好依然是塑造角色。我總是有新的作品，加入一點我的創造。我本來已經很滿足了，能夠從事有吸引力的工作，後來從聽眾的訪問、來信知道，我的角色能給觀眾、老百姓帶來快樂。」

語重心長寄新人

「快樂的是從前，現在有了對比，太失落了！」這種失落不是指退休生活，而是悲嘆一個時代的逝去。「現在太講究速度、經濟效益，我還是覺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個頂峰輝煌的年代，想起來，還是那個年代美好。因為我們只是一門心思，從事很神聖的工作，跟名利無關，在創造性的勞動中獲得最大的快樂，我們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對角色的塑造。」

追求藝術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很多生活中辦不到的事情在藝術領域可以實現。

「現在的年輕人，我覺得挺可憐的，因為像老廠長這樣的帶路人可能再也難以出現。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功名浮躁、唯利是圖這一頁翻過去之後，會有光明燦爛的一天。」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

銀幕短打

《在清朝》何時出土？

賈樟柯在康城拿了最佳編劇後，大家又再問起那個問題：《在清朝》呢？究竟《在清朝》拍出來了沒有？

《在清朝》聲稱是賈導最具野心的商業電影。大家在京奧前便已聽聞他打算和杜琪峯合作，由寰亞投資，拍攝一部講述清末廢除科舉考試後，一群秀才在山西示威遊行的故事。那時《海上傳奇》還未剪接完畢，不消提《天注定》了。賈樟柯和杜琪峯都在不同場合提起這部「武俠片」，康城獲獎後賈導承認《天注定》的許多動作元素，其

實是在籌拍《在清朝》時「開發」的……那麼，為何《在清朝》如此好事多磨，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上來呢？

業界中人自會曉得，現在拍一部電影，尤其是合拍片，動輒需時五、六年。這個製作期已迫近荷里活製作，論者多以為這反映了華語片工業已漸趨成熟。

不過，荷里活製作需時每每基於劇本的精益求精、財政預算的不斷調整，加上市場計算和發行策略的配合，務求做到在最適當的時機放

映最有看頭的作品。華語片製作的曠日持久，很多仍與信心搖擺、決而不行，進三步退兩步的人為因素有關。

《在清朝》的問題，有人認為，則可能再加上「題材敏感」四個大字。是耶非耶，這裡也無法判斷。不過賈樟柯要拍商業大片的報道和傳聞，自他約八年前「走出地面」以來一直不絕於耳。個人來說，要「跟更多觀眾親密一點」，一直是賈導的心願，其實視為其野心也無不妥。當年在香港



文：朗天

新戲上場

文：Christy

那年的那個人

青春電影，從來都有市場。台灣青春戲《那些年》拍出了小島的小清新，近期上檔的《致青春》也記錄了那個年代的青春之歌，而於7月4日上畫的《那年遇上世之介》則描述了日本人對青春的懷念。世之介原名橫道世之介，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橫道世之介》一書。吉田修一是日本近年來，繼東野圭吾後，作品被改編得最多的作家。《橫道世之介》寫的就是橫道世之介這個從長崎來到東京讀大學的男生，從18歲到19歲這一年所發生的事。

四百多頁的原著，讀來毫不費力，只因故事溫暖細緻，世之介的點滴如溫暖流般劃過心間，在不再青蔥的歲月，想起這個人，確實如同書中的角色一樣，對他或對青春，都懷念不已。電影取材跟原作大致相似，由世之介的朋友、戀人出發，從他們的視角，勾勒出世之介的形象。

相對於節奏明快的《致青春》，《世之介》則平緩鬆散，兩個多小時的內容，沒有太多高潮起伏，過去與現在的場景轉換也不明顯。如果追求節奏、快感的話，《世之介》明顯不是你杯茶。

戲裡的世之介，憨憨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樣，經常做出引人發笑的舉動。世之介這個名字本身便帶有令人發笑的元素——取自《好色一代男》（文學家井原西鶴的代表作，書中滿是情色描寫）的主角之名，因而容易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世之介個性大喇喇，在家不修邊幅，愛一邊吃着方便麵一邊看漫畫。與朋友的相處也是毫無保留地表現真性情，尤其是因為認錯人而與帥哥加藤認識，知道加藤的性取向後還若無其事問他：「你是向我表白嗎？」與初戀女友祥子在一起的過程也狀況百出，雖然兩人家境相距甚遠，但世之介毫無門當戶對之念，祥子追他追到長崎，兩人坐在海邊，在浪漫又曖昧的氣氛下，他冒出一句：「我可以吻你嗎？」

世之介就是這樣，天真又毫無保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爛好人。只是多年後回想起，朋友對於與他的邂逅，卻會心微笑，生



命彷彿因為他無意中的介入，而多了一絲絲暖意，青春好像也不太無聊。

可能原著內容太多，即使160分鐘的電影，呈現出來的效果依然有點凌亂。出現的人物不少，場景轉換得快，會有追不上劇情的感覺。

如同所有青春電影一樣，《世之介》帶來的共鳴感是普世的，無論是否真實，至少那段戀情，或這個人物，總會勾起你對青春的一點懷念。

視事追擊

文：洪嘉

《呼叫助產士》艱困時代的真實故事

老實說，我絕對是《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 與《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 的忠實粉絲。當看到《呼叫助產士》(Call the Midwife) 收視趕上這兩齣大受歡迎的劇集，卻沒有任何的不爽。我也是《呼叫助產士》的粉絲——可別說我太過濫情。

去年首度登場，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倫敦為背景的《呼叫助產士》，雖叫人眼前一亮，可成績還未能趕上首提及的兩大熱門。今年的「助產士」第二季強勢回歸，卻贏得漂亮一仗，相信其他英劇都要輸得口服心服。

《呼叫助產士》其實改編自同名小說。小說的第一部《呼叫助產士：關於生命、喜悅與艱困年代的真實故事》今年六月剛推出了繁體中文版，九月將會有第二部，第三部則會在年底與讀者見面。沒有看劇集的話，小說還是要強烈推介——作者珍妮佛·沃斯(Jennifer Worth) 曾受過專業護士訓練，後來在倫敦接受助產士培訓，有關劇集中的所有細節，都是她所目睹的倫敦基層家庭的生活境況。

劇集從一名新取得助產士資格的護士Jenny Lee到訪倫敦的Nonnatus House開始。Jenny以為那是一家很小的私家醫院，卻沒有想過那原來是一家修道院。同時肩負起當區婦女生育重任的修女們，還有對自己的資格抱有懷疑的同伴，Jenny開始重新認識倫敦社區，與在當中生活的人們。

影集最好看的，是拍出了種種人情味。當中所描述的不知道是不是原作者個人接觸過的個案，然而五十年代的倫敦，正處於二次大戰後的艱難時期，貧病交迫的貧民窟、妓女院，艱苦的低下階層，Jenny隨着工作接觸不少基層婦女，如不懂得說英語，卻誕下二十四個小孩子的西班牙婦女；如年僅十五歲的妓女……每一個生命誕生的背後，那些家庭的故事，大人與小朋友的經歷，還有戰火後努力生存的人們，觀眾也跟着劇集裡的助產士們，進入一個個家庭，閱讀到一個個故事，看透當年社會中努力生活的人的希望與磨難。

難以比較，卻不能不比較的《唐頓莊園》，同樣有着戰爭的背景，時代跨度比起《呼叫助產士》更大，然而那種貴族的奢華，那些精緻與高傲的上層社會在經濟滑落的同時，如何維持自己與家族的體面，彷彿便成為《呼叫助產士》截然相反的硬幣的另一面。同一個時代裡，一面是貴族的沒落，一面是基層的掙扎，愈看便愈叫人深深懊惱，如此出色的作品，怎麼在我們自己的地方，卻創作不出來。

